

而貴亦不得而賤苟為已而數致稱譽豈真譽乎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

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河上公曰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

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爾

王元澤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其一矣故玉

球球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明一義恐不悟者執

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

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密難言今粗明綱

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則幾於道者是也

此章以一為宗夫一者天下之至精天地神物貴賤動植咸得一以生成太上恐人執一而不知變又終之以不欲如玉石者

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竊以太上之道始以鍊精為基本次以全神為妙道若基本不立則道無由生故以一為基本猶精而全神也終之以玉石者恐人執於鍊精不能養神假使壽同龜鶴終無莫於神仙

惟精神俱鍊與道合真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悲二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王元澤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蘇子由曰反者復也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仰觀乎天四時之行欽藏於冬而蕃鮮於

春俯察乎地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

時天地之道以反為動故能長久一人受其成形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弱者道之用

舒王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

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踏我亦勝

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
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
有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
非所以爲動然有所謂動者動於反也弱
非所以爲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強也
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
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天下
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若此而已矣
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如水至弱能攻堅強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河上公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
故言生於有也天地神明皆從道生道無
形故言生於無

呂吉甫曰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
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
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
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此章之意反本而靜則動不失已莊子所
謂靜則動動則得矣是也用無不利則不
爭而善勝經所謂弱勝強是也然則欲反

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動而行之

御註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
至誠不息

李榮曰信道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
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堅確
乎不拔上士勤行也

上者至高之稱士者以道爲事上士了悟
聞斯妙道信道彌篤強行有志行與實相

相應若出若處若行若住常依實相不離
真際念念增修心心不懈故曰勤行也問
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上士何以聞之答
曰耳聞其言心行其道真聞之也孔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舒王曰中士者知道之爲美而不知所以
爲道也知道之爲美故若存大音不入俚
耳

李榮曰素絲不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

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真道存身以安國則
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
而忘道也

中士可上可下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
志分故聞道浴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
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
忘之也則不能勤而行之一出焉一入焉
耳若子夏出見紛華威麗而悅入聞夫子
之道而樂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王元澤曰道大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
笑誠如下文云豈流俗所能觀乎
志琮曰下士聞於妙道無相無名不來不
去非生非滅既不信從翻生違背所以拊
掌大笑謂爲虛誕

下士受性下愚恣情多欲智不足與明識
不足與知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
志氣欲盈若不得則大憂以懼夫道無聲
色滋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
也遠矣聞恬惓寂漠虛無無爲之道則大

笑而非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羊祜曰下愚昏昧貴華賤實上道深奧虛無清遠不爲淺識所笑不足爲深遠之至

蘇子由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

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

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

了然見之者然後動行服膺而不息孔子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也哉

與俗同時與道乖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矣

建言有之

慕傲曰建立也將立行道之言謂下文也

舒王曰孔子嘗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

彭蓋老子稱古之建言者古之人嘗有此

三者之言故老子述之而已

明道若昧

御註若日明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

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王元澤曰大明若晦

志琮曰內有智慧爲明外無炫耀爲昧

進道若退

李榮曰聞道動行是進大成若缺是退

呂吉甫曰爲道目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爲是之謂進道若退

夷道若類

李榮曰緇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類

也

唐明皇曰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

清靜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

若絲之有類

杜光庭曰達士治身內則夷坦外亦同塵

履苦過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類也

道則一致物有萬殊體道之士內則平夷

一定而不易外應萬殊隨物變動故若類

上德若谷

御註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谷虛而應應而

不竭

陸佃曰至無以供其求至虛而應其感故

曰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

李榮曰廉而不穢大白也混同於濁若辱

也

陸佃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故

曰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內懷清靜明白入素滌除玄

覽而無疵大白也輻光晦迹混俗同塵處

衆入之所惡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疎見遠遺略小節

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

志琮曰夫上德功濟十方莊嚴萬物德化

無窮名之爲廣雖云有德恒自若無德即

無德故云不足

建德若偷

唐明皇曰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潛

修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車惠弼曰聖人建立衆德濟度羣生妙用
潛流玄功密被不令人覺故云若偷

此二說偷竊之偷

蘇子由曰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
偷情而實建也

王元澤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
豈足以爲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情者其
建大矣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此二說偷情之偷

質真若渝

王元澤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
萬變從俗而其道常真故物莫知其真彼
漢陰丈人子牙然以真爲己任而別乎世
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爲假修渾
沌者豈所謂質真乎

蘇子由曰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
真者外若渝也

質性質也真淳一也渝色變也言道德行
人質真淳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
而和光

大方無隅

御註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
隅

李榮曰寰宇有象故有方也至道無形故
無隅也

呂吉甫曰大方體之無南無北更然四解
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此大方之無隅也

王元澤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
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御註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
故晚成

陶弘景曰積德道成謂之大器非日可就
故曰晚成

陸佃曰其行身也徐而不廢故曰大器晚
成

大器者法身之器也法身大器積功而證
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莊子曰美成在久
大音希聲

御註動之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王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
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官而商矣分則
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志琮曰希聲者猶無聲也夫聖人一音說
法遍滿十方發聲闡蒙導凡誘俗雖復教
滿十方即言恒寂教即無教言即無言以
此之義名曰希聲

疏曰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
也

大象無形

鍾會曰無象不應謂之大象既無體狀豈
有形容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象既無象豈有形狀
道隱無名

纂微曰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今道又隱
焉而名何有此真所謂滅跡匿端也

呂吉甫曰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
昧謂之夷而若顯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
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相反者以道

隱於無名而以名名之則常若相反故也夫唯道善貸且成

顧歡曰先與後得謂之貸物得成道謂之成成之則歸道得之也

志琮曰今凡夫之生是道以生貸汝汝應

悟生復歸於道何乃執生為生而不反本

邪

舒王曰善貸者萬物資而不匱是也然復

歸於所自生故曰且成

此章言道深微妙隱與難見自明道至於

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

形求可謂隱矣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

善貸且成上士悟之特然動行下士闇之

所以大笑誠如篇中所云豈流俗所能識

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陸佃曰道生一太極也一生二陰陽也二

生三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

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故曰三生萬物

李榮曰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二生三運

二氣構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

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谷神子曰大道自然變而生神動而成

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為天濁重為地沖

和之氣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上公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

就日

沖氣以為和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有

陰有陽然後胃氣生於其中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凡幽而不測者陰

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肯於幽

而向於明然萬物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必

有陰陽之中以和之然後物生莊子至陽

赫赫至陰蕭蕭蕭蕭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纂微曰夫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

流俗之所惡嫌也獨大人君子之所以自

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沖氣之

為和也損心志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

也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王公居尊極之

位取人之所惡以自名者處謙卑法柔弱

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李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先

日新益也無德處貴為自益也才下位高

必至傾覆損也

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言王公稱孤寡以

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

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

上而驕則為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易曰滿

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舒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能

損者乃所以為益唯其虧盈故其益者乃

所以為損然則王公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河上公曰衆人所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言我教衆人去強為弱去剛為柔

人之所以教人者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

河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為天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死也

嚴仙曰強秦以專制而失大漢以和順而昌強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得長存

字說曰屋梁兩端束實如之物之強者莫如梁所謂強梁者如梁之強人之強者死之徒也子路好勇不得其死羿善射暴殫舟俱不得其死然皆失柔弱之義也

吾將以為教父
李榮曰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

榮以守勝尊已以凌人強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天不得其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興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強梁之性演柔弱之法也

此章言道生一氣一氣生陰陽陰陽生沖氣物得沖氣以為和沖和之氣柔弱之義王公法柔弱以孤寡為稱是損之而益也衆人好強梁而不得其死是益之而損也大聖辯此以為教父信其然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李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銷金石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遺彼忘我破茲固執言人若鑿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於人我經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水至柔故幾於道而況無形至柔之道包囊天地貫穿萬物此柔之所

以勝剛也馳騁猶貫穿縱任也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無有入於無間

河上公曰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於神明濟於羣生

嚴遵曰有形鉅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礙俯仰之頃經數千里

無有者神也神之所為利用出入莫見其迹透金貫石入於無間神舍於心心氣乎神虛心以存神存神以索至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四方上下隨其所寓往來無窮周流乎太虛上際下蟠六通四闢無入而不自得也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御註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柔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為有益也

王弼曰柔弱虛無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有益也

李榮曰道無形物得生聖無為人得化此乃無為之益也
柔者道之本無者道之用至柔無有者道也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是以知無為之道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實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顧歡曰法道不言而風俗自移故言不言之教法道無為而人物自化故言無為之益

此章言法道之柔弱虛無以不言行教無為化民天下及此道者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夫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

為殉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李榮曰身形是成道之本故為親名聞是虛假之法故為疎世人不能為身以損名只為名以損身

王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疎貪貨無慮其身必少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名虛名也貨財貨也身為成道之本豈不親於名而多於貨乎名顯身危蒙莊固辭楚相寧為曳尾之龜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是知身親而名疏也

得與亡孰病

纂微曰此釋上兩句也夫虛名浮利得之手輕羽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孰者為病

李榮曰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為忠孝及為修至道而弱喪者不返遂欲者失真為名以然身因財而害已迷淪者眾聖人詳問為得名貨與亡身者誰為病矣

呂吉甫曰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唐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劉進喜曰貪欲無厭謂之甚愛欲甚喪身故云大費

呂吉甫曰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唐明皇曰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遇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李榮曰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不非理以規財無危殆也外之於名利遠之於危殆治國可以長存修身可以長久

呂吉甫曰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

此章之意欲學長生久視當先絕利忘名若名利不除身心俱役不唯有妨於道又必於身爲患是以古之得道者不避聲名不殖貨利雖三旌之位萬鍾之祿棄之若弊屣視之如浮雲或樂簞瓢或居園堵國卿不能識天子不得臣林宿巖居松食澗飲豈以蠅蠅之浮幻害性命之至真此最爲學道之至戒修身之要務故引古爲證

欲修真之士脫此韁鎖而已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註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

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爲聖之時

河上公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之時

纂微曰缺破也弊因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含穢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其完全而無困敗之弊也

功成者虧功成不居是以不去名成者譽無爲名尸其名不去至人觀成壞之相因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其道大成而常若缺也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爲五帝之戚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爲萬世之師其用愈久愈新豈有弊耶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註充塞無外瞻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呂吉甫曰萬物的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

羅什曰智無不積爲滿空而能正曰沖言大滿之人能忘其滿雖滿若虛虛則不竭用能如此則無窮極

月盈則虧志滿則損至人知盈虛之有數雖盈而常若沖也

大直若屈

王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己故若屈

羅什曰理正無邪曰直隨物曲成爲屈身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大直者屈身以伸道也柳下惠直道三黜而不去

大巧若拙

蘇子由曰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之自然雖拙而巧

劉進喜曰匠成萬物鍾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曰拙也

大巧在所不為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作無巧功賦物之形方圓曲直不觀其妙故若拙刻彫象形而不為巧非其驗乎有如梓慶之削錄非若宋人之刻楮

大辯若訥

御註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羅什曰智無不周為大辯非法不說故稱訥

蘇子曰曰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呂吉甫曰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所不能免也而一躁焉可以勝寒一靜焉可以勝熱一時之躁靜猶可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無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安往而不勝哉
此章之義先言諸大終之以清靜為天下

正老君言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悟道之人必靜必清唯見於空乃能如上諸大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註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有道者謂人主有道也却者去也走馬者馳走之馬也糞者糞田也言有道之君臨莅天下少欲知足無求於外兵甲不用偃武修文無戰逐之事唯本業之修故却去馳走之馬以治農田治身者意馬不馳丹

田自實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溫公曰貪欲無厭舍內競外

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戰伐不止故兵戎之馬寄生於郊境之上久不得還也邑外曰郊躁競之夫不能少欲知足遂使坐馳走馬奔馳聲色之郊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

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唐明皇曰心見可欲為罪大矣

張君相曰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然境能適心是起罪之緣緣境不止必獲大罪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王元澤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不知性分之至足而貪求外物則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禍莫大於茲矣

答莫大於欲得

大益曰得中求取而又得又不厭得中故更欲得心既無涯必招大咎此言無道之徒縱性任情殃咎斯至積惡不已存亡俱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誤祖先咎也

纂微曰咎殃咎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

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百為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為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君子之所為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所欲必令皆得欲而得之人所咎也自取戾曰罪違神而為禍違人而為咎由可欲至於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也有罪則有禍有禍則有咎咎則獲戾於眾人也罪莫大於禍禍莫大於咎此次存之然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舒王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

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王元澤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此章言以道蓋天下者內自知足外無食求故絕爭戰之事無殃咎之禍修身者少欲知足意馬不馳丹田自守乃為有道之士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卷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車惠弼曰行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俗

未役思於攀緣以真炤偽事無不悉也

陸佃曰夫萬物皆備於我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反身求之而不誘於外

則人之道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之道可以不窺牖而見

不窺牖而見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道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心與道合以道觀天下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以心見天道無高之不至故無待於窺牖楊子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蔡子見曰明無道者不能察已知人馳心逐境雖復出戶遠遊境界窺牖瞻望星辰